

只待暮归

苏画弦

民国里有纷乱世道的枭雄
纸醉金迷的大上海
乱世红颜颠沛流离的命运
家族恩怨 乱世情缘
让昔日的兄弟和恋人
再也回不到从前

我以为
我所做的一切你都会明白
我想让你知道
不管年华流逝
不管风云变幻
总有一个人在等你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只待暮归

苏画弦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只待暮云归 / 苏画弦著.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 4
ISBN 978-7-5502-7066-4

I. ①只… II. ①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21410号

只待暮云归

作 者: 苏画弦
出版统筹: 新华先锋
责任编辑: 徐秀琴
策划编辑: 彭亚运 李 娜
封面设计: 杨祎妹
版式设计: 杨祎妹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153千字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15印张

2016年4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7066-4

定价: 36.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8876681 010-88876682

只待暮归

目录

【第一章】

今夕复何夕 / 001

【第二章】

夜雨风满楼 / 015

【第三章】

暗风入寒窗 / 029

【第四章】

庭院深几许 / 041

【第五章】

扶摇上青云 / 054

【第六章】

孤月射寒潭 / 073

【第七章】

沧海谁与怜 / 091



【第八章】
恨别鸟惊心 / 105

【第九章】
眷眷往昔时 / 124

【第十章】
旧城草木深 / 1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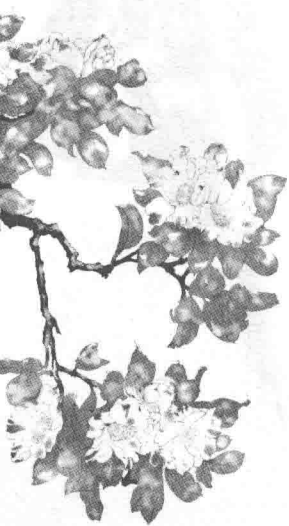
【第十一章】
花落香如故 / 156

【第十二章】
生死两茫茫 / 175

【第十三章】
长逝入君怀 / 195

【第十四章】
青青陌上桑 / 214

【第十五章】
只诗暮云归 / 229





第一章
今夕复何夕

一场秋雨过后，宛城的天气便又冷了几分。

充满西式格调的卧室里，正睡着一个约莫二十多岁的年轻男子。他刚从噩梦中惊醒，冷汗爬满了后襟。

彼时天空已露出一片鱼肚白，电车的铃声与报童的叫卖声交叠在一起，此起彼伏。他掀开被子径直走进了浴室，花洒喷出的水冒着袅袅的热气，玻璃上顿时一片朦胧。

腰间系着围裙的徐白端着一盘刚做好的沙拉走出厨房时，正看见一道颀长的身影从旋转楼梯上款款走了下来。

两米多长的餐桌上早已摆好了丰盛的早餐，热牛奶正散着热气，整个客厅里都弥漫着一股子香甜。

“大叔，我都说了要喝咖啡，怎么总是牛奶啊……”话音刚落，徐白抬手扔过来的苹果却被沈恪侧首轻松接下。他咬了一大口，当即被酸得皱起眉头。

“瞧瞧，我说你这个家伙怎么越来越得寸进尺了，我一把年纪还要早起为你做饭，真不知道在国外的这些年你都学了些什么……不知道什么是绅士风度啊！”

“我的绅士风度可是专门为名媛淑女准备的……”

徐白嘴上虽然不饶人，但还是乖乖为他煮了一杯咖啡。在国外的这些年，徐白早已习惯了沈恪对咖啡的狂热，他也亲眼看到了这个年轻人是如何靠着

一己之力打拼。在那些难眠的夜晚，他几乎都靠着浓咖啡度过。

“喏，真难伺候，简直……”

“在看什么？”徐白把咖啡放到沈恪的面前，也凑过去扫了一眼。报纸上赫然写着一行大字：“承东军阀柯北辰大获全胜入驻关内”。

“没想到这个姓柯的倒是有两把刷子，你这边可得加快点速度，我看你最近老是早出晚归的，还不让我跟着，到底在忙些什么啊？”

沈恪合上报纸端过咖啡抿了一口，嘴角微微上扬。他漫不经心地瞥了一眼报纸上的照片：“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今天我要入狼窝，你陪不陪？”

徐白看着他阴森的笑容，冷不丁打了个冷战，狐疑地问：“你要干什么？”

沈恪倒是不急着回答，只是慢条斯理地切着牛排。徐白习惯了他的反复无常，兀自喝了一大口牛奶，奶沫子沾在他胡子上，形成了一个白圈。沈恪瞧见不由得哈哈大笑了两声，放下刀叉便拿了外套出门，徐白连忙抓了一块面包紧跟其后。

清晨，李家花园里的诸多海棠挨个儿露出了笑颜，陆曦云正提着水壶浇花，一旁的湘苓轻笑着从她身后冒出来。

“想心上人呢？”

陆曦云见她不怀好意的笑声忙没好气地辩白：“你胡说什么呢？”

湘苓一把抢过她手中的水壶，笑意更浓：“你看你都把水浇到地上了，还说没有……快从实招了，不然我告诉小姐去。”

陆曦云急急地作势要抢，却被湘苓顽皮地躲过。

“给你可以，那你给我说说昨天到元帅府去可看到什么好玩的了？我猜你一定是看到了什么，要不然也不会从昨天回来到现在都一副神不守舍的样子。”

“我哪有看到什么，元帅府就是很大很漂亮，哪有什么别的。不还给我就算了，你慢慢浇，我先去给小姐准备早点去了。”

陆曦云笑着打开门走进了房里，时钟刚过六点，小姐自然还没起床。她

穿过前厅到了厨房，先点着炉子开始煮牛奶。白色的奶泡咕嘟咕嘟地冒着，她怔怔地看着，不禁又走了神。

昨个儿晌午，管家让她往元帅府送一批洋商给的新鲜货物。她顶着毒日头拿着礼单来到了元帅府门口，府里的人听明了她的来意，便把她们一行人带了进去。可领路的丫鬟走到半路却被人叫走，陆曦云在原地等了一会儿，才看到有人过来接应她们。那人领了拿着礼物的几人走了，只说让陆曦云在这里稍等一会儿。陆曦云并不敢到处乱走，等了好一会儿却也不见有人过来，虽说是三月里但一直站在太阳下也着实吃不消。

她见不远处有一座凉亭，咬了咬牙还是决定过去避一避。谁知她刚走近就见一白色身影正躺在凉亭边的树荫下，走近了几步才发觉那竟是一个年轻的男子，像是在小憩。

陆曦云耐不住好奇，索性屏住呼吸尽量蹑手蹑脚地向那树荫边靠近。

那男子似是察觉了什么，竟翻了身子正对着陆曦云。他缓缓睁开了眼，一双如墨般的眼睛沾了些惺忪的睡意。他只那样沉沉地望过来，她的心便一阵咚咚乱跳。

其实根本连那人长什么样子也没看清楚，陆曦云心想，怎么当时自己吓得转身就跑？指不定就被当作贼了。可那人到底是什么人呢？倒像是个少爷的样子。

她猛然想起今天早上小姐肯定要吃玉宣斋的莲花枣泥糕，连忙盛好牛奶放到热水里温着，叫了湘苓一起出了门。

徐白早就备好了车，两人上车后沈恪一直闭目养神。可车开到一半他像是忽然想到什么，忙叫司机掉头。徐白心里自然诧异，但他知道沈恪表面上看起来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可他做的每一件事都必有他的道理，这样想着车便停在了玉宣斋的门口。

此时正逢日上三竿，这宛城最有名的糕品铺子倒可真称得上是门庭若市。徐白得了吩咐进去买了两盒新做的莲花枣泥糕，见那伙计替他悉心地里三层

外三层地包装好，这才满意地提了离开，却险些撞上一个人。

“我说你这人怎么走路都不看着点儿？”

徐白本想道歉了事，可当他抬头的时候却被面前的女孩儿吸引去了目光。那女孩儿微低着头，露出颈后一段白玉般的皮肤，她梳着两个大辫子，穿着杏色的棉布衫子，外面套着一件白色毛领夹袄，倒是芙蓉般清丽可人。此时她许是见对方久久未答话，抬眼看着徐白道：“这位大叔，不好意思啊，她说话就是这样，您别见怪。”

徐白这才回过神：“不碍事，是我不小心冲撞了两位姑娘……”

话音刚落，只听刚刚那斥责他的女孩儿忍不住笑他：“你瞧他那样子……”

陆曦云拽了拽湘芩的袖子：“小姐还在等我们买糕点回去呢，可别再多话了。”

“说的也是……”

徐白方走出玉宣斋，却还是忍不住回头去看，总觉得是不是在哪儿见过那杏衣姑娘。

车喇叭不耐烦地鸣了两声，徐白这才惊觉自己已耽误许久，他已经做好被车上那位爷骂的准备。谁知沈恪仍在闭目养神，只吩咐说开车到宛城以北的金都苑 46 号。而金都苑毗邻大帅府，周围也有军队看守，里面住的人都是非富即贵。

黑色的汽车徐徐开进李家的别墅，沿着林荫大道一路开进去，在绕了几个弯后这才停在一幢白色的小洋房前。房前已有训练有素的管家在门口等候，看到沈恪连忙走上前来开车门。

“沈老板，我家老爷因洋行里有事，刚出门去处理了，老爷让我跟您赔个不是，出门前特地吩咐小的让您务必赏脸留下来吃顿午饭。”

沈恪点点头，随意地环顾四周，倒也客气地回了句：“李老爷客气了，沈某正想好好逛逛，你们家的花园在这偌大的宛城可是家喻户晓。”

那管家一边点头哈腰地招呼沈恪在沙发上坐下，一边让下人端上茶点。

“管家你大可不必管我，我倒是自由惯了，你一直盯着我，我会很不舒

服的。”

那管家忙半弓着身子行了一礼，走出门去。

沈恪随手挑了块点心递给徐白，起身走到落地窗前。从这里便能看到李氏花园的一隅，此时正逢阳春三月，大朵大朵的海棠花正开得红火，徐白大口地咀嚼着点心，咕嘟着嘴抱怨：“什么呀……一点都不好吃。”

沈恪挑起半边眉毛笑道：“要不怎么给你呢？”

外间忽然传来一阵骚乱，像是有女孩儿在哭，徐白叫住一个下人问：“那边发生什么事了？”

那下人倒也老实，一五一十地将原委说了。原来是李老爷的掌上明珠李婉伊没有吃到玉宣斋的莲花枣泥糕，本来就有起床气，此时正拿两个丫鬟出气，闹得不可开交。

沈恪打发那人走，冲着徐白笑道：“走吧，玉宣斋的糕点放时间长了味道会变，娇气得很呢。”

徐白看了看手中包装精美的盒子，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心想，沈恪这小子对女人的心思是越来越了解了。

沈恪赶到的时候，恰好看到一众人等不知所措地站在房门外。管家正想着如何解决眼前的麻烦，此时听到脚步声回头一看来人，忙堆着笑走上前来：“沈老板真不好意思，您怎么到这儿来了？可是下人们照顾不周？”

沈恪一抬手，徐白连忙把糕点盒送到他手上：“沈某今日不巧正路过玉宣斋，便买了招牌的糕点，正想送给小姐，小小意思，不成敬意。”

那管家一听是玉宣斋，也顾不得旁的，忙又问：“可是莲花枣泥糕？”

沈恪点点头，那管家连忙接过糕点转身敲了两下房门：“小姐快开开门，这里有您要吃的糕点。”

只听屋内响起高跟鞋清脆的响声，房门打开，女孩儿穿着时下最流行的蕾丝洋装，一头卷发扎在脑后，看上去十分俏皮可爱。

李婉伊气鼓鼓地接过管家手中的糕点，没好气地说：“不是说卖完了吗？”

我就知道那两个丫头定是偷懒没去，还胡乱编谎话搪塞我……”

“小姐可要谢谢沈老板，这是他买来给小姐您的。”

李婉伊闻言朝管家身后望去：“沈老板？人呢？”

管家诧异地回过头，走廊里空空如也，哪还有沈恪的影子。

徐白跟在沈恪的身后，两人一路走到露台上，因为沈恪突然停下步子，徐白一股脑儿地撞上去，他吃痛地捂住额头：“我说你不知道你的背比一般人硬吗？”

徐白见沈恪没有搭腔，只看他双臂撑着白色的栏杆，目光锁定在花园里两个瘦弱的人影上。徐白定睛一看，正是今几个晌午在玉宣斋门口遇到的那两个姑娘。

“看来这两个姑娘倒是被你给害了，不过那李家小姐未免太刁蛮了点，丫鬟也是人啊，还是国外好，哪有人动不动就罚跪的，当真是老一套的封建规矩。”

沈恪冷笑一声，白了他一眼，目光却不离那百花丛中的曼妙身姿。

“人家是千金小姐，难免娇生惯养。你倒是当着人家面说，别总在背后乱嚼舌根……”

“沈老板，原来你在这儿啊，我是来谢谢你的糕点的。”

那声音自两人背后传来，一听就是娇滴滴的小姐。

李婉伊抬眼望去，只觉得眼前的男人高大挺拔。他的臂弯上搭着件价值不菲的西装，看上去和之前那些来家里的纨绔公子大不相同，神色不卑不亢，眸光清冽。

“不用客气，小姐不嫌弃就好。”

李婉伊见他谈吐有礼，却带着几分疏离，看似嘴角弯起好看的弧度，却丝毫不会消除他给人的距离感。

“听说你是我爸爸在生意场上的好伙伴？”

沈恪沉吟道：“算是吧，我倒是要多谢令尊的不吝赐教。”

李婉伊眨巴了几下眼睛，忽然笑着对沈恪说：“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沈恪双手抱臂斜倚在栏杆上，望着眼前一副骄傲面孔的女子静待下文。

李婉伊回头看了看，确定没有其他人会听到，忙走上前凑到沈恪的耳旁低语了几句，说罢还摆出一副小女儿撒娇的模样，抓着沈恪的袖子不放。

沈恪微微皱了皱眉头：“这个忙倒也不是不能帮，只是被你爸爸发现了算谁的错？”

李婉伊连忙应道：“当然算我的错，我一定会说是我以死相逼，你才带我去的，不过尽量还是不要被发现啦！”

“那……好吧，不过你也要帮我一个忙。”

李婉伊大手一挥：“说吧，本小姐一定尽全力。”

沈恪转过头，他微微眯起眼睛，声音里不带一丝温度：“花园里的花很美，不要让人破坏了美感，那两个丫头跪在那里实在是……很煞风景。”

李婉伊瞥了一眼楼下不远处跪着的两人，满不在乎地说：“这个简单，我不让她们跪就是了！总之你答应我的事可别忘了哦！”

沈恪笑道：“沈某自认为是个守信用的人，小姐大可放心。”

徐白看着李婉伊远去的身影，只觉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说，你们俩刚刚在说什么？怎么搞得这么神秘？”

“你说这李氏花园漂亮吗？”

“啊？当然漂亮啊，可是这跟我刚刚问你的话有什么关系？”

沈恪用手摸了摸白色的栏杆，在阳光的照耀下那白栏杆像是镀了金子一般，连同白色的地板砖一起闪闪发光，手感也与众不同。

他拍了拍手，随即指了指地和栏杆，笃定的口气仿佛这已经是不容置喙的真相：“这里，还有这里，我敢赌，那白色的油漆和白砖下都是黄金。”

“什么？真的假的？”

徐白用拳头狠狠地捶了锤栏杆：“啧啧，看来这个李老爷不简单，现在金融业本就不景气，几大军阀相互对峙，暗潮汹涌，他哪来那么多钱？”

沈恪看着已经没有人影的花园徐徐道：“倒卖军火倒也不是没有可能，义父说得没错，像李国雄这样奸猾狡诈的人怎么可能只安于做一个普通的

商人？”

“看来你小子早有预谋，原来你前几天就开始行动了！”

“我们走吧。”

“啊？不吃饭了吗？”

沈恪冲身后摆摆手：“目的都达到了，况且……点心都那么难吃，饭估计也好不到哪儿去。”

徐白点点头：“说的也是。”

管家一脸歉意地送走沈恪，刚穿过花厅正巧看到陆曦云一瘸一拐地走着，他有些心疼地走过去扶了她一把：“小姐脾气不好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倒是苦了你们，湘芩那丫头怎么样了，看她晌午哭成那样，似是受了天大的委屈。不过这也难怪，谁让小姐向来最疼她，这一回竟也挨了这样不白的训。”

陆曦云倒是没放在心上，心想自己当初被赶出萧家，什么苦没吃过。城里人本就瞧不起他们小镇上来的人，更是给尽了白眼。父亲死后，弟弟又生了重病，李家肯收留她已是万幸。

况且，她这样的人，倒是过得苦点儿才不会遭天谴。

“没关系的，我是下人，没做好活儿就该被罚。”

管家听着她的话却觉得有些戚戚然，一个这么年轻的姑娘究竟是经历了什么才会变成现在的样子？好像什么委屈都受过，什么苦都吃过，你若是对她好，她能一直记在心里，时刻想着要报答，平日里无论什么好处都不敢多拿一分。

“哦，对了，是谁给买来了莲花枣泥糕？我分明记得当时玉宣斋的伙计跟我说卖完了，而且他们家是不会加做的。”

“你说这个啊，那可多亏了沈老板，是他买来的。说起这位沈老板啊，那可真是年轻有为。”

“这样啊，那我可倒是要谢谢他呢。好了，我自己能走。”

“那我就先忙去了，你们两个丫头要记得敷药。”

陆曦云微笑着送走管家，脑中却不知怎的冒出一个模糊的身影。那时她

跪在花园，仰头便看到露台上站了一个人。由于离得很远，她看不清那人的模样，只依稀记得他的身姿修长挺拔。

夜上海。

“早就听说夜上海是个繁华热闹的好地方，可我爸那个老顽固只晓得自己去玩，从来不带我，说什么女孩子家不应该出入这种场所，可我看这里的女人也不少嘛！”

沈恪笑而不语，一旁的徐白心想，这男人谈生意哪儿会带女眷，更何况还是这样一个头脑简单的女人，恐怕只会坏事。

李婉伊双手拿着玻璃杯喝了一口果汁，只觉得没意思，她偏过头看着坐在她身边的男人。没有穿西装的他看上去与上次不太一样，黑色的风衣微微敞开，露出里面浅灰色的低领毛衣，从她的角度看去，恰好能看到他的锁骨。

沈恪注意到她的目光，嘲弄地勾起嘴角：“李小姐，果汁要洒了。”

这话不说还好，话音刚落只见李婉伊“啊”了一声，橙色的果汁顺着她的白裙子一路流下去，像是白色平原上开出了一条橙黄的小径。

徐白见她面色通红，忙让侍应生拿来纸巾，又看她手忙脚乱地胡乱擦拭，更觉得可笑。

“湘苓！”

李婉伊许是觉得丢了面子尴尬不已，小姐脾气又冒了上来。湘苓本就没来过这种灯红酒绿的地方，一直提心吊胆地看着四周，哪里注意到李婉伊心中的怨气。这一喊险些把她吓得魂飞魄散，连忙“扑通”一声跪在李婉伊的面前。

“你跪什么跪，赶紧回去给我拿套衣服来换了，这样子让我怎么见人？”

湘苓虽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她此时恨不得马上离开这里，她连忙起身说了声是，却下意识地看了沈恪一眼，转头就朝外小跑出去。

徐白见她那刁蛮的样子忍不住说道：“你看看你，哪里有大家小姐的样子，真不知道李老爷是怎么教育你的！”

李婉伊一听，本想回斥几句，可看到沈恪气定神闲的样子，一时间竟生生将话咽了回去，只是蔫蔫地说：“他哪里管过我，只顾着自己赚钱，虽然我要什么有什么，但是一年里他能有一天在家陪我？”

沈恪挑了挑眉毛，拇指慢慢描摹着杯沿，红酒轻轻一晃：“原来洋行的工作这么辛苦，看来沈某倒真是有些清闲了。”

李婉伊不以为然地摇摇头：“才不是呢，他其实很少去洋行，洋行的事都是几个叔叔伯伯在管，他经常来这儿跟人见面，天知道他一天到晚都在忙些什么。”

“哦？如此说来你来这里倒不怕被你爸爸看到？”沈恪说罢，意有所指地扫了一眼不远处几个端坐在沙发上的人。

虽离得不远，可灯光迷离不清，但还是能依稀辨别出那男人极长的胡须，外界都说李国雄年纪不大倒是留着一大把胡子，看上去像是老了十几岁。

沈恪眼睛微微眯起，他忽地目光一转，只见那原本坐着的两人骤然起身走向暗梯处，心中了然，想这夜上海只为贵宾准备二楼的雅间，看来他们在宛城也颇有实力。

“看到就看到喽，大不了就说是跟你出来约会的……”

“噗——”

徐白一口咖啡喷出，一旁的李婉伊连忙嫌恶地往沈恪身边挪了挪位置：“大叔，那咖啡有那么难喝吗？”

沈恪无奈地耸耸肩：“我好像真的看到你爸爸了，貌似是去了二楼，你不会真的要被他发现吧？”

李婉伊眼睛一转，这才有些迟疑地说：“记得以前我爸爸让人打电话回来，说是到夜上海215找他，不过不知道这次是不是还在那儿……”

沈恪与徐白相视一笑，连忙换上一副后怕的表情：“我还是上去看看吧，要真是你爸，你就让徐白带你从后门走，保准不会被发现。”

李婉伊见沈恪要走，连忙抓住他的袖子不放：“这不打紧，这里太好玩了，你陪我再玩一会儿，要不我们下去跳舞吧？”

徐白见状忙上前一把拉过李婉伊的手说：“还是我陪你去吧，你看，要是真被你爸爸发现你偷溜到这种地方来玩，以后我们要带你出来就更难了。”

“喂，大叔我说你这人怎么……”

“来吧，来吧，叔叔陪你玩。”

沈恪走得极快，他先是从楼梯的缝隙向上看去，黑压压的竟都是保镖。他暗自冷哼一声，心想谈个“生意”哪儿至于这么兴师动众？

他环顾四周，好在之前已经摸清这里的地形，从侧门穿过去应该有一个废弃的后院，如若能从那里上去定能避开前面那些人。

大约过了一刻钟的时间，沈恪双臂一撑轻巧地落在了长廊上。那长廊十分窄，到处都结满了蜘蛛网，几扇窗户因为拉着窗帘只透出些许的光。沈恪暗暗估算着李国雄所在的房间，他一边熟练地贴着墙壁移动，一边竖起耳朵听着里面传出的话。里面说话的声音原本很小，但不知道因为什么事突然争执起来。

“我说老李，你明知道那些人都不是好得罪的，这些年我们表面上虽风光，可实际上哪天不是提心吊胆？”

“……”

“我知道你心里的苦，但我真的不想再干了。我还有女儿，她还这么小，万一我遇到什么不测，你要她怎么活啊？”

“唉，我懂，我懂，总之这回就当是最后一次吧，从今以后我都不再来找你。”

“此话当真？”

听到这里，沈恪猫着身子灵巧地贴近了窗户，透过窗帘的缝隙看到李国雄正和另一个男人看着一幅地图，他们刻意压低了声音。沈恪有些懊恼，正当他准备用特制的小刀撬开窗户时，一个黑影让他忙收了手躲进阴影里。

陆曦云见湘苓急匆匆地赶回来拿衣服，忙说要替她跑这一趟，反正自己正好也要走那条路去药铺取药，而湘苓也着实不想再去。她将衣服递给陆曦云并大致比画出李婉伊的具体位置，自己便回屋关了房门。而此时陆曦云一

手拿着衣服，一手提着几服中药，她想着刚刚那个小哥明明跟她说进了门右拐，可她走了半天竟然绕到了这个院子里，看上去似乎并没有人在这儿。

院子里很黑，参差不齐的大树将月光切割得稀稀落落，显得周围更加阴森。陆曦云不禁打了个寒战，正当她准备原路返回时，一不留神被废弃的木块绊了一跤，她吃痛地揉了揉膝盖，却听楼上一声呵斥：“谁？！”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只觉得肩膀被人用力一扣，便被带到了一处阴影里。她能听到近在咫尺的呼吸声，感受到身后的人胸膛微微起伏，呼吸有些急促：“你是……”

嘴巴忽然被捂住，虽不至于很用力，但陆曦云却已不敢再说话，因为她看到了几个穿着黑衣的男人正四处搜寻着什么，但因为周围太黑，他们并没有发现自己。

“呸！说不定是哪来的野猫，我看是他们太紧张了！”

“哎，不管怎么样，还是小心点好。”

陆曦云看两人走远，还未来得及喘气就发现眼睛被人蒙上，身体突然间被人抱起，一时只觉得天旋地转。她并不敢挣扎，没多久自己便被靠墙放下，等她拿开蒙住眼睛的手帕时，周围只有不停闪烁着的彩灯和让人酥麻的歌声。

她看着手中浅灰色的手帕有些出神，仿佛刚刚那一切只是自己的一个梦。

陆曦云本想再找找李婉伊，可当她看到那些交叠在一起的身体以及他们异样的眼光后，她一咬牙索性小跑着冲出了夜上海的大门。

她单手扶着白色的柱子微微喘气，此时天色已十分暗沉，但夜上海的门口却依然如早上的菜市口般有络绎不绝的人进进出出。女的大多浓妆艳抹，挽着男人的胳膊，身上艳丽的旗袍显出姣好的身姿，脸上尽是妩媚的笑容却似乎很僵硬，在强光下显得有些苍白。

陆曦云有些心神不定地往家走，她想着明天去李家将衣服带去，然后说自己没有找到小姐便回家了。虽说事实如此，但她还是担心以李婉伊的脾气恐怕不会轻易作罢，指不定要寻个什么理由罚她，可毕竟事已至此，也只能由她去了。